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文艺广播员”莫周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贺勇 张雨思

“话说张飞巡查至阆中街头,见到一位渔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肩上扛着一条一丈有余的大鱼……”莫周正利用业余时间给工友们说评书。

来自四川阆中的莫周,风趣幽默、爱说爱笑。工友们都说他“50岁的人,20岁的心。”

2009年,合武高铁开通运营,莫周主动申请到麻城工务段管内条件最艰苦的合武高铁三河值守点工作,这一干就是8年。

三河值守点,位于大别山下的湖北省麻城市东北角,距离最近的三河镇14公里。这里四面环山,高高的山岭上松木挺拔,葱茏苍翠。

山色虽美,人却寂寞,新来的年轻职工都想卷铺盖走人。莫周自告奋勇地当起了相声演员、脱口秀、笑话大王和资深师傅,用“川普”为大家带来欢乐和笑声。一次,莫周学习去了,好几天才回来,青工们像丢了魂儿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总感觉少了点什么。这不,莫周一回来,大家就炒了几个小菜,整了点茶水,在大别山下、在夕阳中、在鲍家冲隧道旁,他又开始了“文艺广播”。

莫周从小就喜欢收听评书,《岳飞传》《杨家将》《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曾让他废寝忘食。

“小时候家里穷,条件差,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听别人讲历代的故事。”莫周回忆起儿时生活,别有一番滋味。英雄人物形象给予了莫周很多的启示,也培育了他直面人生、笑对生活的乐观性格。

8年驻守大山深处,只回老家过了一个年。莫周说:“不是不想家,不是我不孝,我放心不下这帮兄弟。”

莫周晚上上班,白天到附近村子里转悠,宣传高铁知识。

几年下来,莫周与沿线3个村的老乡都成了朋友。大家也乐意听他用幽默风趣的四川话谈高铁、夸火车,说说外面的世界。一来二往,莫周成了高铁在大山深处的代言人,大家通过莫周了解了高铁,爱上了高铁,自觉维护线路安全。

名师和高徒

本报通讯员 陈沐

“我和师傅很投缘!不仅工作中,生活上师傅也给我很多帮助。”近日,在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举行的年度“导师带徒”优秀师徒表彰仪式上,丁宏柱、章鑫师徒获得二等奖。

“名师出高徒”,这句话用在丁宏柱、章鑫师徒身上再恰当不过。

丁宏柱是维修班钳工技师。1990年从化工技校毕业后,先后在铜化集团铜官山化工公司、安纳达钛业公司工作。2000年,六国公司新建磷酸二期工程,丁宏柱被抽调参加新项目试运行工作,从事首台湿磨设备的操作管理。

湿磨生产工艺和此前的干磨生产工艺大为不同,为此,丁宏柱和同事们到云南的同行企业学习取经,掌握了湿磨的工作原理和相关工艺操作流程。因为善于学习、责任心强,2008年他被调入钳工班组,充实车间的维修力量。

每一次工作调动,他都积极主动适应新岗位,这也让丁宏柱实现了个人的知识再造、技能升级。工作近30年间,他多次参加车间组织的大型技改,在公司组织的钳工技能比武活动中获奖。

2016年7月,章鑫从铜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大专)毕业,来六国公司工作。入职适应性培训结束后,他主动要求到车间一线“学一门手艺”。在年度“导师带徒”活动中,他与丁宏柱结成师徒。从此两人工作中形影不离,师傅向徒弟传授翻盘过滤器及附属设备的巡检技术要点,在设备日常维护保养、检修抢修、年度大修等工作中,师徒齐上阵,投身重点难点任务。师傅的专业技能、敬业精神感染着徒弟,徒弟也渐渐从“职场菜鸟”变成得力助手。

社会上有不少人对“95后”群体抱有误解,章鑫对此很不服气。“有人说我们是‘趴下去’的一代,但我要用行动证明我们是‘站起来’的一代,关键时刻拿得出!”在公司与铜陵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合举办的钳工专业技能提升培训班中,他克服工学矛盾,在理论、实践操作和平时成绩综合考核中获得二等奖,受到学校和公司的表彰。

赣江大桥上的“道钉”

本报通讯员 毕嘉伟 文健生

在距离地面15米、全长3.1公里的樟树赣江大桥上,叶民香稳稳站立,面向列车,高举信号旗,目光注视着每一节车辆的走行部。

叶民香是南昌铁路局萍乡工务段新余路桥车间樟东桥梁工区唯一一名女子巡守工,自1997年担任路桥巡守工以来,她就像一枚“道钉”般“钉”在大桥上,陪伴她工作的是4面信号旗、一台对讲机、两根短路铜线、一盏信号灯和一个工具箱。

大桥东端1.44公里是叶民香的巡守范围,一个班工作8个小时。桥头有一个10多平方米的巡守房,从桥下望去,就像一个“碉堡”。那是叶民香在桥上的家,她的日常饮食、间休都在这里。

“第一天上桥当班怕不怕?”说话间,一列火车驶来,地动山摇一般,笔者在避车台上,感觉惊心动魄。叶民香接完车后说:“刚上桥那会儿真怕,过列车时整个桥都在抖。”“不过最新磨人的还是寂寞,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真的能把人憋疯。”路桥巡守,是个孤独的活儿。走着是一个人,歇着也是一个人,白天是一个人,晚上还是一个人。

但叶民香深知自己的责任,她每天巡查着桥上的钢轨、螺栓、枕木,测量温度计轨温和爬行量,每当列车通过时,她那笔直的身躯在来回摆动的桥面上稳如磐石,手拿旗帜,面向列车,行着注目礼,直至列车安全通过;她停停走走,双眼不断“扫描”着桥梁上的设备。

2010年1月的一天,北风呼呼地吹,天上下着鹅毛大雪,那天交接班后,巡查至上行线K832+300处,发现电缆槽的盖板突然“轰”的一声响,被大风掀起了近1.5米高。她立马跑过去用铁丝将其捆绑牢固,恢复正常。处理完后,叶民香也变成了一个“雪人”。

一晃20年过去了,叶民香说,最开心的事是自己的巡守的线路每列车都安全通过。让她愧疚的是,因为工作没有给儿子更多的照顾。一次,同事来接班时告诉她,你儿子放学回家,全身被雨淋的湿透了,看着窗外的倾盆大雨,叶民香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劳动光荣·劳动圆梦
讲述劳模故事

劳模夫妻的“稻路”人生

——农科专家兰华雄、徐淑英的奋斗故事



本报记者 徐福平

“老徐,开门。”

2017年7月26日晚上8点,兰华雄和徐淑英来到单位,看到大楼铁门已锁,兰华雄回头冲走在后面的徐淑英喊道,语调中夹带着欢快的音符。徐淑英开锁,各自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两人的办公室相隔不过10米,不一会儿,徐淑英拿着一沓东西进来:“老兰,这是你要的样本材料。”

……
这种场景在两人多年来的工作中重复了无数次。

记者眼前的兰华雄、徐淑英是一对夫妻,也是同事。两人都在福建省龙岩市农科所工作,兰华雄是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徐淑英是水稻研究室副主任、高级农艺师,他们分别于2010年和2015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是双全国劳动模范家庭。

走上“稻路”

今年58岁的兰华雄出生在武平县桃溪镇湘溪村。1980年,兰华雄从龙岩农校毕业后分配到县里最边远的北部山区——湘店乡农技站工作。徐淑英告诉记者,她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兼做些裁缝,是丈夫的指引,让自己走上了水稻育种的道路。

1987年年底,全国杂交水稻种子紧缺,种价

飞涨,种子质量还没有保障。连续几年,武平县的杂交水稻种子都缺口很大。因工作需要,兰华雄被调到县种子公司任副经理,分管种子生产和科研。

当时,有一个杂交水稻新组合汕优016,产量高、抗性好、品质优,但是制种产量低,种子生产农户不接受。为了攻破制种技术,兰华雄想自己开展试验,掌握第一手技术资料。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身边缺一名助手。

有一天,兰华雄对徐淑英说:“以后成衣制造都是工厂流水线了,家庭小作坊式的裁缝店,迟早要倒闭,要不你转行干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吧,这个行业政府支持,又是技术活,有前景。”

听了丈夫的话,徐淑英考虑了1个多小时做出决定:“我和你一块干吧。”

第1年,她就承担县种子公司下达的10亩杂交水稻新组合制种试验任务。从此,徐淑英便走上了杂交水稻制种的道路。

“我那时候对杂交水稻一窍不通,就每天跟着他学。”虽然,制种的生活枯燥又辛苦,但因为互相陪伴,两人都觉得很幸福。

渐渐地,在丈夫的指导下,徐淑英上了门道,对杂交制种、水稻育种越来越有兴趣。每一天,夫妻俩同起同息,可以说形影不离、相互扶持、配合默契。

“我们几乎没有拌嘴的时候,观念一致的时候多。”

“是哦,有分歧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讲清楚,

以理服人。”

“稻路”崎岖

在30多年的农业科研工作中,兰华雄夫妻刻苦钻研,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科研难题。培育的杂交水稻品种特优898,是龙岩市首例杂交水稻育种成果,不仅填补了龙岩杂交水稻育种成果的空白,在全省大面积推广应用,还在云南超级稻展示刷新了世界纪录,亩产1200公斤。

此外,两人还共同承担国家、省、市重大科技项目8项,主持、合作选育水稻光温敏核不育系两个,选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16个,在南方11个省示范推广自主选育的杂交水稻新品种1780万亩,新增农业纯利32.01亿元,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5项。

对于获得的荣誉,夫妻俩坦言:“不能把荣誉看得太重,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去工作。当然有了荣誉后,工作确实更便利了,对科研又起到促进作用。”

其实,在没有成果之前,夫妻俩的农业科研道路并不平坦。最艰难的时候是科研的初期。“当时没有经验,只能自己摸索。没有科研经费,只能自己掏腰包,一家六口人省吃俭用。”

想起往事,一幕幕浮现在夫妻俩眼前。

上世纪90年代,兰华雄还在县种子公司上班,徐淑英承包了50多亩耕地用于生产杂交水稻种子。每天她不仅起早贪黑干活,指导其他农户插秧、抽穗、收种,在家还要接送小孩,买菜做饭,每天连轴转。兰华雄只要一下班或者节假日有空闲,就回家帮忙。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1992年秋的一天,徐淑英高烧不止,被诊断为“急性钩端螺旋体”,必须住院治疗。住院手续刚办好,兰华雄就接到省农业厅的紧急电话通知,立即赶到福州参加福建省杂交水稻种子联合理事会。

看着妻子憔悴的面容,兰华雄的心好痛呀。去开会,妻子没人照顾;不去,省里每次召开理事会,都会商量大事分任务。

怎么办呢?
徐淑英劝他说:“你去开会吧,我会照顾自己。”

可是,入院第3天,徐淑英听气象预报说,“超强台风马上就要到来,福建西南部将出现连续4-5天台风暴雨天气”,此时正是中稻制种基地种子成熟收获的季节。制种田成熟期遇到阴雨天,必然会出现穗上长芽,导致种子发芽率严重下降,质量不合格。徐淑英承包的22亩中稻季制种田,生产特优63种子,如果因为台风暴雨颗粒无收,一年的辛苦,将化为零。徐淑英拔掉针头,立即骑车到较近的下东基地,组织村民抢救种子。

时间就是金钱,大家根本顾不上休息,当天



兰华雄在试验田观察记载。

干了12小时。但是,台风还是毫不留情地提早光临了,第二天中午,就下起了暴雨,只好冒雨抢救。

抢救完种子,大家立即拿洗衣机脱水;由于措施得当,挽救了这批种子。这次台风雨,持续了5天,距县城30公里的中山镇武溪村制种田,也同期成熟,因为没有来得及抢救,种子出现了严重的穗上长芽现象,花了3万多元,仅收了约2000公斤严重长芽的饲料粮,还不够收割成本。

“当时我们身体上、精神上、经济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可以说要多难有多难。”兰华雄告诉记者,水稻育种是一个系统工程,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缺。一个新品种从亲本选育、组合配组、适应性测定、区域试验……要七八年才能育成一个新品种,供生产上示范推广应用。育种者不仅需要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和科学方法,还要有吃苦耐劳的决心和甘于寂寞的恒心。有些人虽然是水稻专业毕业,但是如果没有耐心和方法,可能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

稻香万里

4月的三亚,天气炎热。早上6点,两人来到试验田,性状调查、观察记载、人工杂交……冒着高温在稻田里工作了五六个小时,全身都湿透了。12点多,在稻田里匆匆吃了午饭,马上制种除杂、取样,晚上还要收种。

用脖子上的毛巾拭去头上的汗珠,看到试验田里叶绿籽黄的水稻新品种,闻着空气中弥漫的稻花香,兰华雄、徐淑英心情特别好。他们这次来三亚,除了查看育种进展情况,还要带水稻新品系回去进一步研究。

“我们搞水稻育种的,就是要到稻田中去,这样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才会有灵感,有新的发现。”兰华雄说。

如今,兰华雄夫妻组建了一支10多人的科研团队,建立了海南三亚南繁育种基地、武夷海海拔两系杂交稻新组合制种试验基地、上杭茶地抗病育种基地等8个水稻育种基地。

如何开发新品种,让水稻增产,兰华雄夫妻在做试验的同时,从种质材料创新上寻找突破口。最近几年,他们独立自主选育出具有光合效率高、延缓衰老等特性的水稻优质低温敏核不育系福龙S2,并用福龙S2配组选育出延缓衰老功能型杂交水稻新品种5个,将水稻的有效灌浆结实期从25-30天,延长至40-45天,大幅度提高了单产和品质。

兰华雄告诉记者,“杂交水稻育种成果的社会贡献很多,对农民来说,就是增产增收;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够吃到价廉质优的放心粮,既节约了土地,又释放了劳动力,支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徐淑英自学计算机等知识。

■人物点击

7年来,初航接过无数个咨询电话,帮职工处理了246件维权案,回味无穷酸甜苦辣,犹如品尝一坛窖藏老酒——

工会干部老初的法援故事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彭冰

高个子、大嗓门、爱说笑,61岁的初航热情、风趣、阳光。因为做着一份自认为是“了不起的事业”,他的言谈举止间流露着职业自豪感。

“这是18名农民工讨薪案,这是工亡案……”(《工人日报》)记者来到长春市总工会法律援助工作者初航的办公室时,他刚写完一个案子的仲裁申请,“手头有10来个案子,每天都很忙。”说话时,他直了直发酸的腰。

年过半百,重新出发

做过知青,当过兵,在企业干了7年后,1985年,初航调入长春市总工会,辗转几个部门后,在市工人游泳馆保卫科工作了10年。2010年,54岁的他被借调到市总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法律援助部工作,由此开启了他为职工维权事业。

“为啥给你安排了这项工作?”

初航笑着说:“我对法律特别感兴趣,在职读大专时学过法律,上夜大时又专门学习了经济法、劳动法等相关课程。”

入职新岗,板凳尚未坐热,就来了一名40多岁的农民工:“我在酒店刷碗,请了一段时间假,回来就被解雇了,老板到现在还欠我900多元工资呢。”

了解情况后,初航打电话到该酒店核实情况。起初,对方声称“女工请假后后厨造成损失,理应赔偿”,后经老初一番“刚柔并济”地讲法,对方最终同意补发工资。

“咱也能帮农民工讨薪了!”解决问题后,老初倍感兴奋。

为了在新岗位上干出个样来,更好地帮职工维权,年过半百的初航,开始疯狂学习,他自购了几十



初航(图中)主持调解现场。

本法律书籍夙夜研读,积极参加各类法律培训班,主动到劳动仲裁部门拜师学艺、上法律网站浏览……

“职工的涉法问题五花八门,咱得有问必答啊!”老初告诉记者,最开始遇到复杂的问题,他最晚3天内给职工答复,两年之后,就能做到即问即答了。

在初航的案头,记者看到,很多法律书籍都被翻烂,里面有各种颜色的记号与笔记。就这样,“半路出家”的老初渐渐成了劳动领域的法律专家。2013年,老初当上了法律援助部部长。

酸甜苦辣,一坛老酒

7年来,初航接过无数个咨询电话,帮职工处理了246件维权案,回味无穷酸甜苦辣,老初说,犹如品尝一坛窖藏老酒。

2013年,市里一家集体企业因土地被征,得到

2400万元补偿金。但企业停产已久,银行有欠债,职工保险断交、部分职工已另谋出路……这笔补偿金该如何分配,企业犯了难。“我把国家政策、相关法律法规讲给企业管理人员听,要将退休职工、在职工和另谋职业者全部纳入分配范围……”在初航的指导下,企业召开职工大会,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出分配方案,最终,职工满意度达90%以上。

当然,维权的路并非一帆风顺。有件事,曾让初航打翻五味瓶。一个农民工,在工地作业时受伤,左眼接近失明,因工程层层发包,又属违法用工,取证非常困难。整整4个月里,老初频繁往返工地、医院、劳动保障部门取证,全力以赴帮当事人做了伤残评级,依法计算出赔偿金额。谈判时,经过艰难博弈,终使用工方将赔偿额从8万元增加到了18.6万元。可当事人家属仍不满意,花钱另请了

律师接手。
“当时,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老初双眉一皱,又一舒:“两个月后,这家人因另一桩案子专程来找我帮忙,他们恳切地说,上次那律师收了钱却啥服务都没提供,赔偿也没多出要一分钱。这一对比才知道,工会才是真正的娘家人!”

侧重调解,注重创新

“提起法律维权,很多人会想到打官司”,初航敛容道:“其实,据我的经验,就劳动争议案来说,最好的方法是调解。若走仲裁诉讼程序,往往要一两年才能出结果,而通过调解,可能一两天就能解决问题。”

无疑,与用人单位对簿公堂,多数职工都耗不起时间、金钱和劳工成本。鉴于此,初航着力建立起了以调解为中心的工作模式。

一位职工在某公司工作7个月,后被以“不适合在单位长期发展”为由辞退。接到求援,老初经调查取证,确认用人单位存在“未支付加班费,未依法缴纳社保”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他3次调解,帮该职工争取到近2万元赔偿。

“较之诉讼,做调解工作,我们要多费唇舌,但事实证明,结果是多方共赢。一则,职工不受诉讼拖累,获益大;二则,用人单位没被推上法庭,节省了应诉成本,信誉也不会受到影响;三则,减轻了司法部门工作压力。”初航告诉记者,他接手的案子,70%以上都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的。

初航自创的“三书”制度,为长春市总法援工作提质增效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职工因劳动争议求援时,由工会给用人单位下发“维权意见书”,指出其涉嫌违反劳动法法律法规的行为,要求其在3-5个工作日内给出解释;涉及劳动保障和监察部门时,工会可发出“劳动建议书”,阐明需请对方提供的具体帮助;调查取证时,则向用人单位下发“履行劳动法律法规调查书”,对方的回复可作为第一手证据,用于此后的调解或裁诉。

2014年,老初又根据《工会信访办法》,自创了“工会告知单”制度。这个“告知单”能帮劳动者延长诉讼时效。比如,工伤仲裁请求规定的时效为一年,在此期间,如劳动者向工会组织请求保护,工会代发“告知单”后,时效即可从当日起再外延一年。迄今,老初已通过该制度,帮好几名职工打赢了官司。

去年,老初退休了,出于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热爱,他欣然接受了单位返聘。他说:“能为为职工做一件事,我心中就多一份快乐与满足。”